

煨萝卜

□桑飞月

西风起，果熟蒂落，超市里的生鲜区重又热闹起来。明虾、大闸蟹、莲藕、板栗、萝卜、上海青……全是秋天的新鲜味道，十分诱人。

走到那座由大白萝卜堆成的小山前，先生拎起一根说：“称一斤牛肉去吧。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十月萝卜赛人参，想让我给周末回来的女儿煨一锅。

早先，一位擅长烹饪的长辈曾教我他的私人版牛肉煨萝卜法。将牛肉切块泡出血水后，与白萝卜入冷水同煮，煮到浮沫漂起后，将牛肉捞出，萝卜与水弃之，重新起锅，用山楂、八角等炖煮温水洗过的牛肉。牛肉炖得差不多时，加入切好的滚刀萝卜块，小火煨炖个二十来分钟，加盐调味，待其皆酥熟后，撒上青蒜与香菜段即可，中间无需加太多调味料。

萝卜能吸收牛肉的腥膻味，故第一次的萝卜要弃掉。这是精益求精的做法，不过未免有些浪费。其实，不用萝卜而只用开水焯肉，味道就已很不错。

这道菜中，我最喜的是萝卜，它色

泽如玉，入口即化，满口生香，有着一种不露声色的美。

“尝尝这个萝卜。”我向女儿推荐道。

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夹一块到口中，小心翼翼地嚼了嚼，忽而瞪大眼睛说：“嗯！看似普通，没想到竟这么美味呢。”随即便大快朵颐起来。

看着她那如小猪拱槽般的样子，我不仅有几分羡慕。因为，我在她这个年龄时，是不知道萝卜好吃的，萝卜在我的认知里是苦涩的。一提到萝卜，那种苦涩味儿就像生宣纸上的水墨痕，立刻在味觉中扩散开来。这种状态，一直持续到结婚。

结婚后，小日子过起。有天，先生得空去买菜，买了一只萝卜回来，且问我，萝卜很好吃，怎么没见你买过萝卜？我说萝卜苦，他便惊讶地说道：“萝卜怎么会苦呢？苦的话就成不了大众菜了啊。”

萝卜好吃他也不会做，还得由我来处理。而我也才刚学下厨，不知道怎么做这只萝卜才好。无奈，我又搬出了我

的食谱书《二人开伙》。还好，书中有一种叫做萝卜粉丝汤的菜倒可以做来，方法很简单：将萝卜切细丝，在油锅里炆炒几下，然后加水将粉丝放进去小火炖熟即可。当然，出锅时可画龙点睛地撒上一把葱花。

上桌后，他尝了一口，竟兴奋地像个孩子似的嚷：“嗯，好吃好吃！大厨手艺厉害！”我也尝了一口，果真好吃，一点儿苦涩味儿都没有，很鲜美，大概是萝卜吸收了粉丝的味道而变得不苦了吧。我想。

有天，翻阅宋代林洪所著的《山家清供》时，见他在里面写到了骊塘羹，照着做来，竟也觉得好吃。所谓的骊塘羹，不过就是作者在骊塘书院求学时吃到的萝卜白菜汤罢了。“曩客于骊塘书院，每餐后，必出菜汤，清白极可爱，饭后得之，醍醐未易及此。询庖者，只用菜与芦菔，细切，以井水煮之，烂为度，初无他法。后读东坡诗，亦只用蔓菁、萝卜而已。”

琢磨来琢磨去，逐渐明白小时候吃

的萝卜为啥总是苦的了。母亲生活在困苦年代，没吃过什么好菜，也不大会做。炒菜总是生搬硬套地加盐、加酱油、加醋，这样炒出来的萝卜自然就带有一种苦涩味。先生不挑食，不管多难吃的菜他都觉得好吃，所以也不觉得苦。

萝卜，极为常见的家常菜蔬，因为常见，大家也就不怎么重视它、琢磨它。其实，它若被好好利用，甚至会成为一种很不错的菜肴。流传了千年的洛阳水席中，头菜叫牡丹燕菜。而这道菜，也即是萝卜加以山珍海味所制。据说当年武则天女皇尝了也赞不绝口呢。

我就自己这么多年来对萝卜的误解进行了反思，感到我们没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它外，还始终保持着某种死板狭隘的偏见，这对萝卜不公，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，使得自己的世界里始终藏着一团戾气。慢下来，花点心思，深入地了解我们身边的它们，换个角度去对待，它们何尝不是优秀的呢？

萝卜适煨，煨着煨着，很多事物就都泛起香来。



总第7237期 配图 李真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mb.com.cn

夜归

□贾明明

父亲是个木匠，被村民称为手艺人。他在外跑了几十年，吃过百家饭，也算“见过世面”。可胆小、内向，这些别人眼里的毛病，经过那么多年在外历练，也没能从他的骨子里剥离出去。

别的不说，就说回家这事，他总要挨到天黑的时候才进村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下午就到家的，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他是这个点到家。大多时候，他是藏在夜色里回来的。

父亲说过他夜归的事，我还梦见过他在村外徘徊的场景。他脚边堆着行李，两根手指夹着一根卷烟，吧嗒几口，就望望天色，再望望村庄。脚边一堆横七竖八踩扁、踩烂的烟头，他一边盼着早点与家人团聚，一边又想着法子躲开村里人。他希望第一眼看到的、第一个与他说话的，是自己的家人，而不是村里的其他人。为了这个，他只能挨到天黑。

等到天黑下来，村民大多回家吃晚饭了，街上基本没了人影。这个时候进

村，不用跟人打招呼，他心里会自在很多。父亲躲着村里人，是怕说错了话，他要缓上一夜，第二天再见人。

我小时候，村里流传着一个故事，被人当笑话听。村里有个年轻人在外打了几年工，后来回到村里，村里一位长辈与他打招呼，问他啥时候回来的。他回答，昨晚上回的，长辈就打趣他，乖乖，不得了，看把你能的，你还坐碗上（昨晚上）回的，你咋不坐锅上回啊！撂下这句话，长辈扭头走了。之后，青年的事就在村里传开了。不少人说他忘了本，在外面跑几年，家乡话都说不好了。

这个故事，村里几辈人都听过，有人拿它当笑话，可也有人把它当真事，比如父亲。故而，打工者回村，听到别人问他啥时候回来的，打工者立马提高警惕。明明就是昨晚上回来的，但一定不能说官话，最好连一点调调都别带。他会说，我夜个黑介回来的。

家乡话在家乡人看来，是一个人的

本质，是底色。当你的家乡话走音的时候，已经不自觉设置了一道隐形屏障，把家乡人隔在外面了。当你的家乡话里偶尔蹦出几个不纯粹的外地词语，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变了，不像家乡人了。

父亲刚到家，怕见人。就怕不经意间从嘴里溜出一两个外地词语，给人造成误会，怕别人说他忘本。肉体先回来了，他得等一等还在路上没跟上来的魂，要先和家人聊聊天，暖暖场。一夜之后，魂就回来了，就不用再担心说错话了。父亲回来的当晚，我们要陪他聊到很晚，在家乡言语的包裹浸染下，父亲逐渐从另一个语境切换到家乡语境，实现了软着陆。即便有几个外地词语或是书面词语蹦出来，毕竟是在家人面前，出得他口，入得我耳，就此打住，不会被当成笑话在村里流传。

我有时怀疑，以父亲的性格，在外面是怎么拉活的？父亲说，生意人吃饭才靠一张嘴，手艺人吃饭靠的是手艺，把活

干好了，自然有别的活找上门来。这话我半信半疑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你活干得再好，别人怎么找到你？还是母亲一语道破，靠那边几个朋友撑着，帮他找活。说到这，父亲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吆喝我妈，把新打的花生准备一袋子，那边朋友确实没少帮忙，谢谢的话咱又说不出，还是带点东西实在。我说呢，很少见父亲带东西回来，倒是常见他带自家产的东西出去。花生、花生油，还有弹好的丝绵，都带过，原来都送给朋友了。真应了那句，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。

像父亲这样的夜归人，村里有好几个。他们一边盼着早点与家人团聚，一边又怕与村里人搭话。挨到天黑，走在村里的路上才安心。

如今，夜归的人少了。夜归人的习性却保留着，他们为了避开与人搭话，干脆叫一辆出租车或者三轮车直接送到家门口。车窗一摇，门帘一放，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，安心多了。